

潮

中

雜

紀

郭子章法書條幅（潮州市文物館藏）

萬里通亭微三軍——入山平日輝
玄甲之風靜綠車——聲直道臨
還易長山常——海清聖皇親賜對社
第——章繼標
子章

潮中雜紀序

饒宗頤

往歲忝任潮志總纂，深憾郭春震嘉靖志及其侄子章《潮中雜紀》二書，無從寓目。嗣於南港獲見郭志殘卷，喜出望外；洎得完本於扶桑，遂取與三陽志，合刊於潮志匯編。又恨《雜紀》未能覓得，其後門人李銳清從東京謀得景本，前有萬曆乙酉（十三年，西元一五八五）子章自序，字大如錢；全帙共十二卷，猶是萬曆間原刊本，前鈐「明治九年文部省交付」印，知其書清時流入東瀛。朱士嘉《方志綜錄》所未著錄，誠可寶也。

序稱「凡通志前志載者不書，書其逸者新者若干，命之曰潮中雜紀，而託之剞劂」。其志在補黃佐嘉靖粵志、舊三陽志暨嘉靖潮志之所略。目錄之後，校閱姓氏，自潮州府通判靖州梁義卿以次，至潮、揭、饒、澄、大埔、惠、普、平遠各知縣均具名，蓋刻於潮郡署者也。子章博學好文，宦履所歷皆有詩文草如粵草、黔草之類，多見於四庫存目著錄。子章明史無傳，江西通志本傳稱「其於書無所不讀，著述幾於汗牛」。潮中是紀，僅其芟芟者耳。贛志謂其「出爲湖州知府」，當是「潮州」之誤。

是書特色在保存史料，大量撮錄當日官方文移，若卷二錄萬曆南澳勅、卷五請設海防諸疏；又卷九郡邑志補，卷四韓公二祠沿革，韓公與大顛書及昌黎別傳辨。前志略於古事，子章博雅，直益辨證特多。其尤出色者爲卷七之藝文志，共分二類，上爲書目，下爲碑目。自吳穎順治潮志迄乾隆周碩勳志，皆忽視金石紀錄，而此書所列碑目，萬曆以前潮屬諸縣石刻，悉具於斯，誠難能而可貴。至於書目，彌爲珍異，其例先刊潮地名宦著述與所刊刻之書，多爲他志所漏載，如稱：「元三陽志七卷，元人著，今無刻本，鄭布政旻家藏有抄本。」幸永樂大典潮字號部分尚存，可以互證；又謂：「天順志，載事頗覈，成化十三年志，不知誰著，止載海、潮、揭、程四縣事，其字頗小」。千頃堂書目於潮志頗有著錄，凡此均可補其不及。

潮中名宦寓潮時之著述，自宋陳堯佐有《潮陽編》，明王源有《韋庵守潮文集》四卷，王思有《寓潮集》五卷（時貶三河驛丞），均宜入潮志藝文之外編。其涉潮州文獻者，鄰水談倫著《韓祠錄》三卷，錢塘于嵩著《南澳志》二卷，普寧教諭南海鄧修賢著《鐵山稿》二卷，一刻於郡署，一刻於南澳署，一則子章爲序。前者四庫存目著錄，子章所著《韓公二祠沿革》必有取資

於是。其非郡人著述而刻於郡署，舉其瑩瑩大者，括蒼何鍾刻韓文，又刻葉子奇《草木子》，郭春震刻《一統志略》十六卷，同知泰和劉魁刻其同鄉羅欽順之《困知記》，通判梁義卿合《西京雜記》、《三輔黃圖》刻爲《漢圖記》十二卷。私家刻本有《宋簡錄鵠》、《歐蘇表啟》，刻存於鄭旻家。潮中刻本，淵源甚遠，三陽志述宋刻，歷歷可徵，清季韓江書局蓋又承其遺緒者。至於所記郡人著述，多向來之所未詳，林巽之草範先生文集，盛端明之知微錄、五行論，是其例也，均宜補錄。

曩年撰韓祠沿革考證，刊於北京《禹貢》雜誌，僅據郭氏《韓公二祠沿革》，所見乃周碩勳節本，恨未見《潮中雜紀》所載原文。今見此本，至爲欣快，日後拙作當據以直正充實。就中潮州城南書院，郭氏指出「城南祠，即三陽志所謂書院也，由元入國朝」。至「城南」二字，取自韓公「符讀書城南」詩，亦爲子章所揭出。而城南書院歷史應溯元以上，據此可成定論。

是書有平寇考計上下二卷，於海疆夷氛平寇諸役，記述特詳。饒平張璉之變，叙其擒獲在五月十三日，證以閩廣交界九峯仙石所鑄「嘉靖肆拾壹年壬戌孟夏拾捌日俞大猷進征璉等首從俱就擒次月盡班師」之文，相差五日，而誌其就逮則同，足以正明史言璉流寓三佛齊之訛。

其餘瑣事，如「楊主簿夢」條，記楊彩延平人來南澳修志。石刻條，南澳賦下言明主簿延平楊彩撰，是此賦曾泐諸石。又記萬曆十一年嘉禾產南澳地，教諭鄧修賢主簿楊彩作嘉禾頌，楊彩事蹟，賴以有徵。又石刻著錄：王錫爵撰翁裏毅公神道碑，與明史萬達本傳作裏毅正合，新印翁萬達集據明文海附王文作裏敏，郭書刊行在明史纂修以前，距萬達之卒甚近，未必誤刻。近賢考證應作「裏敏」者，似仍非定案。又物產志「茶」條云「潮俗不甚用茶，故茶之佳者不至。」由是觀之，潮人飲工夫茶，非萬曆以前流行之風俗矣。

此書雖缺脫之字不少，且有挖改處，（如書目王源文集下萬曆「十六年」數字）仍是萬曆鐫刻原貌。宋明潮本，淪胥已久，得此不啻嘗鼎一臠。爰商諸郭偉川君，謀諸剞劂，用廣其傳。潮州市文物館收藏有滬濱蘇乾英教授餽贈郭子章行書直幅，今並附載於本書之前。余近時著文論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之地位，有關資料多取自郭氏此書，足見其史學價值之高，故作爲附錄，以供參考云。

一九九三年三月饒宗頤謹識

附 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

饒宗頤

柘林現在是潮州市所屬饒平縣轄下的一個小鎮，在明清歷史上爲海防要地，與南澳對峙，和黃岡、大埕相犄角，形勢險要。明時設柘林寨，爲海上門戶，其地一帶稱爲柘林澳，嘉靖丁未（廿六年，1597）郭春震《潮州府志·地理志》云：

柘林澳：暹羅諸倭及海寇常泊巨舟爲患，今調撥潮碣二衛軍士，更者哨守，益以募夫，以指揮一員領之。水寨：凡舟之過秋溪及樟水港者必由之。洪武初，置石城，造戰艦以拒番舶。今官軍往來防禦，以夏秋爲期。（拙編《潮州志匯編》頁70）

郭氏在這段紀錄的後面復加上一番備倭的議論，指出領餉金募海夫不足，復益以東莞烏船子弟兵之數百。復論該地無法遏止爲亂之原因有三：「一曰窩藏，一曰接濟，一曰通番。」所謂「通番」，「謂閩粵濱海諸郡人，駕雙桅，挾私貨，百十爲羣，往來東西洋，攜諸番奇貨，因而不靖肆劫掠」。（同上書）

明史324暹羅傳「嘉靖元年暹羅占城貨船至廣東。市舶中官牛榮縱家人私市，論死如律」。當日禁絕通番如是之嚴。春震是篇他書屢加以轉錄，足見其重要性。（如東里志、吳穎順治潮志）

嘉靖時，番舶已經常往來，知暹羅與潮人之移植交流，由來已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103）饒平大尖峯下云：「柘林澳在其南，暹羅日本及海寇皆泊巨舟於此」。即抄襲郭志之說。

萬曆二年陳天資修《東里志》云：

洪武二十六年，置水寨，兼哨柘林。洪武二十七年，置大城守禦千戶所。（倭）寇海邊，自澄萊（萊蕪）至廣東千餘里，咸被其害，至是命安勝侯吳傑率武職於沿海以總備。仍置寨建所，於是有東隴之水寨，柘林之東路，而大城所亦因以建置焉。（傳鈔本）

洪武初，只在柘林東路置哨，而水寨則與大城所同時設立。水寨在東隴，郭志所謂樟水港，即指澄海樟林。明泰和楊彩《南澳賦》云：「柘林樟林，蒼蒼鬱鬱。」柘林、樟林每聯稱在一起。一九七二年在澄海縣東里和洲村出土，遠洋木船，舷板上有下列字樣：

「廣東省潮州府領，字雙桅壹佰肆拾伍號」蔡萬利商船（《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頁一二三）

紅頭船有單桅和雙桅，此即當日出洋的雙桅漁船，爲蔡萬利商號所造者。柘林造船業亦盛，至今尚然。水寨去柘林約一日程，洪武三年指揮俞良輔築城周不及二里（見方輿紀要），而大城所即大埕城所，爲洪武二十七年百戶顧實創築，高二丈七尺，周圍六百四十三丈，城之四門，各建城樓，規模宏偉，東面城垣至今保存完整，四面城門尚在。柘林東路於嘉靖時改爲寨，劉忬饒平縣志云：

嘉靖四十五年改東路爲柘林寨，東路之兵，時聚時散，海寇伺其往來，以爲肆掠，民無寧歲。提督吳桂芳奏募民兵一千七百一十六員名，領戰船大小四十五隻，以指揮一員統之，建牙於天妃宮之東南，屹然一巨鎮焉。

寨址位於鎮東北小山崗之上，營房已廢，寨牆尚存。東里志云：

象頭山在柘林，舊有天后宮。嘉靖初，鎮守東路官，即廟樹柵爲營，戊戌（二十一年，1538）同知劉晴川（魁）與知縣翁湘湖（五倫）行部至此，有詩。（不錄）

今天后宮後摩崖有玉湖書「披雲洞」三大字，這是柘林寨見於志乘的記錄。由設一哨進一步而設寨，經過許多地方官的倡議與經營，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饒平知縣益陽羅胤凱議云：

竊惟柘林前金門一道，上據白沙墩，下距黃芒、南洋，外跨隆、南、雲、青四澳，內則延袤黃岡、海山、錢塘、樟林等處多村，閩廣貨舟所經，……每有番船據海劫掠……連年官府僱募黃芒等處兵夫三百名，協同官軍駕船屯聚……往往海濱騷擾，然必以柘林兵夫易之，安知柘林兵夫，不爲黃芒之爲乎，……

嘉靖乙卯（34年-1555）知縣應天徐梓有建海八議，略論：「沿海多設備倭官軍，故於宣化（都）柘林之東北，特建大城備倭之千戶所，而今則無益矣」。以其「隱處內地，去柘林十里之遙，海寇登岸劫掠，尚不知聞……而柘林地方，舊嘗設一指揮以守之矣，爲今之計，宜設一員於南洋……分一員柘林，以大城官軍爲主，而以某處募兵若干翼之。」（具詳《東里志》〈公移〉議地方一項）

在嘉靖正式設寨以前，柘林自明初以來只有指揮一名，而兵額及戰船都無明文規定。這一期間，倭寇爲患頻仍，海上寇盜活動加劇。兵夫所以禦寇，往往搖身一變而爲寇，嘉靖四十三年，柘林海兵譚允傳等以缺額稱亂，進犯東莞，即其一例。柘林原僅有極薄弱的設防，稱亂的活動份子往往以柘林爲攻取據點，故柘林遂成爲海上往來的重要交通站。

潮州沿海的軍事活動，在明代是寇亂最多的時期。萬曆十年潮州知府泰和郭子章著《潮中雜紀》卷十即爲《國朝平寇考》上下篇，記載詳盡。拙編《潮州志·大事志》繫年紀要，存其大略。茲舉其與柘林有關的事件，列出如下：

嘉靖五年（1526）柘林民吳大與吳三聚眾駕海舟十餘艘劫殺惠潮。

嘉靖二十三年（1544）李大用船近百艘合攻東路官兵並柘林，下岱鄉民竭力守禦。

嘉靖三十二年（1533）八月東莞何阿八寇東路柘林，協守指揮馬驤、東路指揮張夫杰不敢迎戰。

嘉靖三十三年亞八弟亞九肆掠海上，是年六月初六日攻柘林，千戶夏璉死之。

嘉靖三十四年柘林海兵譚允傳作亂，廣東提督吳桂芳平之。

萬曆元年（1573）林鳳初遁錢澳求撫，自澎湖九奔東番（臺灣）魷港，爲胡守仁所敗，是年冬鳳犯柘林、靖海、碣石。（明史凌雲翼傳）。

萬曆二十六年（1598）四月，閩中盜引倭大艘十餘入犯柘林、碣石，惠潮副使任可容剿之。（黃佐《海上事略》）

隆慶元年李錫爲福建總兵官，海寇曾一本至閩，錫出海禦之，與大猷遇賊柘林澳，三戰皆捷。（明史212李錫傳）

以上諸役以林鳳事件最爲著名，事詳明史凌雲翼傳及菲律賓史。《潮中雜記》言「林鳳擁衆數千，爲官兵所逐，因奔外洋，攻呂宋玳瑁港，築城據守，且修戰艦，謀脅番人，福建巡撫劉堯誨遣人諭呂宋國主集番兵擊之，至是又從外洋突入廣澳。雲翼……與福建總兵胡守仁兵合……追至淡水洋……鳳走外夷」。

林鳳的名字，一般談中國殖民史者都耳熟能詳，不必深論。在嘉靖三年（1559）至萬曆二年（1575）這段期間，由於倭寇的肆虐，入潮陽、侵大埔，海上若干首領人物大都誘導倭寇爲亂，像許朝光會倭攻海門，略黃岡、蓬州；林國顯導倭寇上里，（林鳳即其族人）；吳平導倭陷大埕所，據南澳；平黨夥林道乾、曾一本，無不挾倭以自重，失敗而遠遁外洋，官方參與此次戰役經過，詳明史俞大猷傳，及《洗海近事》一書。吳奔安南，道乾至浚泥，略其地，號曰道乾港，聚衆至二千人。（明史333記道乾自淡水洋揚帆直抵浚泥，攘其邊地營港，即北婆羅洲之汶梨。）成爲開拓外洋之歷史人物。自吳平、林鳳輩兵事平定以後，明廷乃於萬曆四年，因閩巡撫劉堯誨之奏，而有南澳鎮副總兵之設，柘林的軍事地位遂逐漸爲所取代。明史223吳桂芳傳：「（吳）平初據南澳，爲戚繼光俞大猷所敗，奔饒平鳳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陽江奔安南」……平黨林道乾復窺南澳，時議設參將戍守，桂芳言：「澳中地險而腴，元時曾設兵戍守，戍兵即據以叛，此禦盜生盜也，不如戍柘林便」。故先於柘林設寨，然只有常備兵一千七百一十六名，何以禦海上狂飈之聚？故不十年而改於南澳設鎮。當日請設海防的重要文件，《潮中雜記》卷五奏疏加以鈔存，十分重要，固取與此有關者略加介紹，以供治海防史者的參考：

1、提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吳桂芳疏：「倭寇海出沒無常，先年議設南頭、碣石、柘林三哨兵船分地防守，每哨止委指揮一員，兵無忌憚，得恣猖獗。近日柘林之變（亦指譚允傳事）可爲永鑑……臣等欲併三哨之兵而稍減其數……名曰督理廣州惠潮等處海防參將。」

2、吳桂芳請設沿海水寨疏……「請設守備一員領兵一千二百名，住筍潮州柘林，以嚴東界門屏之守」。

3、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劉堯誨奏：「照得海賊林鳳開遁外洋，不知向往。……今欲爲兩省久安計，必先治南澳……今宜得一總兵，領水兵三千人，專守南澳，而兼領漳潮二府兵事。……且南澳中有石城，乃近時賊人許朝光所造，屹立雄鎮。……不惟海寇駐足無地，抑且逋賊出沒不便，雖從此以爲久安可也。」

南澳既設鎮，初置副總兵，而柘林照舊有守備一員，互爲犄角之勢。南澳有四澳，孤懸海外，南宋淳熙七年沈師犯南澳，楊萬里自廣至潮，討平之。宋季帝昀避元兵，曾駐此地數月，今有太子樓遺址。鄭和下西洋舟經南澳，黃省曾《西洋朝貢錄》云：「南澳又四十更至獨豬之山。」獨山或即劄豬澳，東里志：「宰豬澳，一在深澳東，戚繼光從此間關道破吳寨穴。」潮語宰豬的「宰」字，讀爲透紐。上述諸事，足見南澳，雖爲蕞爾小島，久已著名於史書。柘林寨的遺物，現存有風吹嶺東麓雷震關口上的石刻。其文如下：

崇禎十三年季春立

盤詰 奸細

緝獲 盜賊

管柘林寨事都司曹

楷書字大如斗，令人觸目驚心。蓋此處爲重要關隘，由海路登陸必經之途徑，故設防以備不肖之徒。

風吹嶺巨石林立，南澳鎮總兵官員多摩崖刻石鐫名其上，有第二任總兵晏繼芳及梁東旭等題字：「閩廣達觀 萬曆丁丑（五年1577）季夏之吉，閩粵副總兵晏繼芳。」

「水天一色 萬曆甲戌季冬 黔南梁東旭」（此據《文物志》錄文。按南澳陳志，「梁東旭，崇禎二年任副總兵，」與此年代不符。）又雷震關巨石碑刻著下列題記：

「協鎮廣東黃岡等處地方副總兵官吳諱啟鎮招撫各島僞鎮官兵人民數萬在此登岸」

兩旁小字略記「……予自癸亥之歲蒞任斯土，覺夫海波不揚，兵民安樂……康熙庚申歲協鎮吳招撫之功所致也。是其功之上佐朝廷，下庇軍民者大矣。但功大宜傳，年久恐湮，爰敢勒石，以垂不朽云……立」

庚申是康熙十九年，是時清兵平達濠，潮州底定，吳啟鎮是吳六奇的兒子。六奇所著《忠孝堂集》有招撫南澳杜（輝）吳（陞）兩鎮書多篇。六奇時為饒平鎮掛印總兵官。據《潮州志職官志》潮州鎮四黃岡協副將，吳啟鎮、康熙十四年任，十七年又任，二十年繼之者為瀋陽許登聯。（見《匯編》頁二二）是十九年黃岡協鎮正是吳啟鎮。此巨碣為紀頌吳氏招撫的功績。考湖寮出土康熙六年吳六奇墓誌銘稱：「丈夫子十有一，長啟晉，次啟豐，嗣職鎮守廣東饒平等處地方總兵。次啟鎮，邑庠生，娶甲戌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羅萬傑公次女」。啟鎮妻即是羅萬傑之女。碑云「各島偽鎮官兵人民，在此登岸」，可能亦包括降清的南澳前明總兵陳豹、吳陞、杜輝等人，當日歸順清室的海外反動份子，都要從柘林的雷震關登岸，關外即面對汪洋大海，形勢險要，萬夫莫開。這一片石的紀錄即是柘林在海防史上的地位重要見證。可惜立石的人名不清楚，從旁款所言「癸亥之歲蒞任斯土」，「癸亥是康熙二十二年，如果勒石是饒平縣知縣，二十二年癸亥蒞任者當為潯州劉忬（忬嘗修饒平縣志）」，尚待核實。

風吹嶺上的摩崖石刻羣，新印《饒平文物志》大概多有記錄並附圖片，可以參考。上舉晏繼芳的摩崖原文記「萬曆丁丑」即是五年；而《文物志》作「九年辛巳」，顯為筆誤。九年的南澳副總兵則是于嵩。于嵩於萬歷十一年建南澳鎮城漢壽亭侯祠記，碑今尚存於深澳的碑廊。

我於本年二月三日，（元宵前三日）至饒平柘林考察，由該鎮穿過宋白雀寺古剎，又登元至正癸巳（十三年）的鎮風塔，在風吹嶺、雷震關上，憑弔石碣遺蹟，低徊者久之。與柘林相去百里之遙的三百門港，位於汧洲與海山的交界，當年林鳳帶領徒衆多人即從此三百門港上船出海。現在，三百門港正在開發為新的城市，回顧海上活動的歷史故事，發思古之幽情，令人神往。

最近澳門舉辦「東西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向我徵稿，竊念談中外關係史者多知林鳳等攻犯柘林，而柘林所在，其歷史形勝，向不明瞭，因取柘林為題目，草成此一短文。不賢識小，聊備商榷。記起南澳萬歷九年任副總兵而倡修《南澳志》的于嵩有「題柘林」五律一首云：

地險壯崑崙，行穿翠靄過。潮平兩岸闊，雲密萬山多。劍舞吞牛斗，旗搖剪薜蘿。年來經幾汎，瀚海息鯨波。（《東里志》藝文）

附綴於此，以殿吾篇。

一九九三年二月於香港。

又按：浙西亦有柘林，爲異地同名。明史〇〇〇日本傳：（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倭）由吳江掠嘉興，還屯柘林，縱橫來往，若入無人之境。又云：「浙西柘林、乍浦：皆爲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證之俞大猷傳：「賊犯金山，大猷戰失利，時倭屯松江、柘林者盈二萬。」此爲另一柘林。

潮州善本選集

饒宗頤主編

第一種

潮中雜紀

明 郭子章著

影萬曆本

饒宗頤序

郭偉川跋

目錄

附一

1 郭子章法書條幅（潮州市文物館藏）

2 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之地位

潮州雜紀序

明浣年文部省交付

潮州郡志予先伯大父表

潮時集而刻之

十年矣比予來潮

與京二而授之曰是書

八筆削稍嚴其故頗略

秋彌曠子其卒之子章
所入潮三月校士於簾
八入

一燕逾年始還潮目昧
罪手桎朱墨舌敝犴狴
逢迎朝而堂皇以箴

晷夕而以焦其思

耗耗齒也孤矣年餘日

隙始脩也上對語下令

十邑之也來其籍至

與之也簾董也耳聞之人

言勿也溜大成備

不女也又搜之山
穴也以半編久之簾
盈也之也死丁以志矣稍
次之己事七八後事二三
不大增也先志始歇其後
無何而予三年牘入奏矣

又計之儻而場儻而

覲黜陟玄留不可前識迴

眎簾中紙猶鷄肋然遂雜

次其各凡通志前志載者

、書書其逸者新者若干

不命之曰潮中雜紀而託